

封面·我与经典

读《围城》的人
总不会错

王小庆

1 我读大学那会儿,不知谁起的头,大家忽然对《围城》发生了兴趣。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到底是谁,甚至在读书之前,还望文生义地以为这是一部讲述战争的小说。可是,等大家仔细阅读之后,不禁拍案惊奇,不仅是其中的故事情节,更是其中的语言,其中的修辞,以及其中指桑骂槐般的映射。读了《围城》,正如读了《阿Q正传》,大家都忍不住对号入座,以为书中的人物原型其实就是自己。

我当时便坚信书中的方鸿渐就是我本人。方鸿渐是个海归,多少有些学问,但喜欢哼哼唧唧发牢骚。他留洋回国,为了能在父老乡亲前有个交代,不得不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充数,不料从这张为这个人生的污点懊悔不已;他优柔寡断,处理不好情感上的事,明明不喜欢苏小姐,却犹豫不敢拒绝,从而失去了真心喜欢的唐小姐,他对孙柔嘉小姐谈不上爱,但一步一步地竟然和她走到了一起,并且结了婚。他的家庭、他的朋友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以至于他的精神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一切崇高的终极性价值都与他无缘(胡河清《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

坚信我就是方鸿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阿丑。其实阿丑并不丑,她是班上读书最多的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用《围城》中方遯翁的孙儿名字给自己取了绰号(也许是我取的)。在大学快毕业的那一年,她与我最大的共同爱好,就是研究《围城》,谈论《围城》。我们一起制作《围城》中的人物谱系,一起为书中的俏皮话而哈哈大笑,一起到她家观看刚刚开播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我们甚至准备将《围城》,谈进毕业论文中。阿丑总结我的为人处世,用了赵辛楣形容方鸿渐的那句话: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现在想来,她的这句话多少包含了对我恨铁不成钢的怨恼。我在大学里,虽然被公认为“文学青年”,却做不出一点儿文学的成绩。我和阿丑一起报名参加全国大学生作文大赛,结果她拿了一等奖,我呢,因为忙着“社会活动”,或者因为根本没有自信,只报了名而没有提交作品,最后拿了三等奖。

这又有点儿像方鸿渐,带有讽刺意味的像。

毕业后,我一如既往地通过书信和阿丑谈论《围城》,比如我发现电视剧中饰演唐晓芙的史兰芽竟然是杭州人,便兴奋地给这一消息告诉阿丑。比如我在杭州西湖边的书店买到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便得意地在她面前显摆,虽然我并不打算仔细阅读这些书。阿丑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的学问前途,有一次她甚至跑到杭州来劝我读研究生。同她一起来杭州的,还有她的丈夫。看到她丈夫听我们热聊《围城》时那种好奇而又无奈的眼神,我知道,《围城》闹够了。可是等回去之

后,据说他反倒再也不在阿丑面前提我了。可惜我虽然听了阿丑的建议去考试,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读研。这一点,成了我家女主人小白几十年来奚落我的重大内容。她偶尔也提阿丑,但我竟无言以对了。因为没过几年,阿丑就因病去世,去世的时候,是中南大学的英语系主任。

2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一所中学做老师。不幸的是,因为不是师范毕业,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课堂。因此上课时,往往是之前想好的教学内容没过多久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像白漫漫一片水,直向开足马达的汽车迎上来,望着发急而又无处躲避(钱锺书《围城》)。于是,我想起《围城》中方鸿渐的做法,便使劲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kill time(杀时间)。后来,我干脆用这些多出来的时间给学生讲文学作品,譬如《围城》。

这大约是我初任教师时的写照。看来《围城》功不可没,让我从中习到了做教师的本事和方法。许多人说,《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可是我说,它还是一部“师范读本”。或许因为钱锺书本身就是教师,又或许是因为《围城》里面的人物大多是教师,因此,有关学校教育的道理至理,都可以在书中找到。

譬如,为了不做教师,遗少董斜川动用了大宋宰相秦桧的名言“若有水田三百亩,来年不作糊粥王”,而方鸿渐则想起了西方的谚语:在西洋古代,每逢有人失踪,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再看看下面几段话:

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谁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从前先生另有参考书作枕中秘宝,所以肯用教科书;现在没有参考书,只靠这本教科书来灌输智识,宣扬文化,万不可公诸大众,还是让学生们莫测高深,听讲写笔记罢。

学校也是个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在健全的机关里,绝没有特殊人物,只有安分受支配的一个个单位。

不过,当我把这些奇妙的言论读给学生听的时候,他们大多茫然不知所云。也是,毕竟是初中生,懵懵懂懂的年龄,哪里体会得到这么玄妙的道理!不过他们喜欢听,只要与功课无关的事,他们都喜欢听。所以我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搬弄与《围城》、与钱锺书有关的知识与传闻。我对《围城》的痴迷,孩子们心知肚明,甚至利用我的痴迷与我斗智斗勇。

譬如有一次,我猛然发现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低头看课外书,不禁怒火中烧,

猛地跑下去要搜他的书。这个学生慢悠悠地举起手中的书,说:老师,我看的是《围城》。

哦,原来在看《围城》啊,那行,你继续吧!

我当时逢人就说,《围城》这本书,我少说也看了十几遍了,对里面的情节和人物可以说如数家珍。但即便如此,《围城》这本书对我仍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我既没有写出一篇关于《围城》的研究论文,也没有仿照《围城》的语体进行文学的创作。我顶多学会了方鸿渐的腔调,对周遭的人事百般嘲弄,以至于人人都觉得我有才,却始终不愿将我当材用。

但偏是因为《围城》让我的课堂不至于像白开水那样平淡无味,也是因为《围城》,让我和学生的交往多少有了点儿文化的味道,并从此走向了更深远的人文世界。

有趣的是,因为嫌《围城》的故事意犹未尽,有人想要给它写续集,或者依照它的腔调和情节,去模仿写作。比如台湾旅美女作家陈若曦,就曾仿钱锺书的《猫》和《围城》的笔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城里城外》,另外,鲁兆明写的《围城之后》以及魏人写的《围城大结局》,也算是《围城》的续写,只是这两本书侵犯了《围城》的版权,最终引发了官司。

这些事,我又何尝不想做?只是被他们抢了前头。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这个消息,是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当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3 我一直觉得《围城》是一部经典作品。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这部小说说成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多少导致了国内新一轮的《围城》热。但《围城》到底好在哪儿?其实许多人都道不清。

大多数人对《围城》的理解,都与杨绛先生写在《围城》扉页上的那句话有关: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这句话被认为是理解这部小说的金钥匙,书中每个人的命运无不印证着这句话。即便掩卷而思,我们发现,现实中的许多人其实也是笼子里的鸟或城堡内外的人。

可是这种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人生观,其实并不新鲜。比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生活在别处》中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然而经典的作品仿佛爱情故事,你明知道它的套路,却仍愿意飞蛾扑火般地去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胡建矩兄是我大学时的密友,他虽然做着生意,但对文学的思念念念不忘。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老家上虞丰惠古镇去看



视觉中国 供图

看,因为黄蜀芹导演的电视剧《围城》,有几个镜头就在那里拍摄的。

我兴奋不已,便与他约了去走一趟。我们站在丰惠桥头店铺里,仿佛看到了《围城》里那个抱着孩子喂奶的女人(她那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的饭菜也营养丰富;她靠掌柜坐着,算得落言讷的好广告);在另一座石桥(应该是通济桥)边,我们又依稀看到李梅亭在寒冷的夜里写出了一篇关于《围城》的评论。

丰惠镇不仅有《围城》。离老街不远,就是哲学家、春晖中学校长范寿康先生的故居,而他对面的,便是鼎鼎大名的胡愈之先生的旧宅。上虞人杰地灵,丰惠镇自晚唐以来一直都是上虞县城,因此出现孟尝君、祝英台、吴觉农这样的人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看来,《围城》的阅读,原来也在行走之中。阅读,是一个起点。

我的好友郭初阳兄也是个《围城》发烧友。很多年前,我听过他的一堂公开课,叫《比喻》,其中用到了不少出自《围城》的妙句。

门房锁了个滚圆脸的人进来,说曹先生曹元朗的脸很圆,圆如(太极)。

他的眼睛,大的就像政治家说的空话,大而无边。

(幻灯片)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以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

最后一段文字,出自钱锺书《旧文四篇》读《拉奥孔》。本来的意思是想以此说明“绘画不能利用比喻,因而诗歌大占胜著”;不过这些话,无论对于修辞还是对于人生,都有辩证的灵气,学生习得了比喻的根本,也就习得了人生的根本。

这大概也是《围城》的精神。去年,郭初阳兄拉我一起编一套《非一般的语文课》,对初中教材指定的名著、必读书和选读书进行点评,其中就有《围城》。这未免又一次撩动了我的心思。为了不至于给他丢脸,也为了给自己的《围城》阅读史做一个厚重的注解,我搞来了不少参考书进行研习,对《围城》的主题、人物、语言特色进行了竭尽所能的解读。尽管《围城》以及钱锺书,正如歌德当年形容莎士比亚那样,永远是inexhaustible(道不尽的)。

郭初阳兄有洁癖,所以他常常与我交流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孩子们解读诸如《围城》一类的经典著作,应该是他的“有所为”,重大而深远。

这是因为,只要是经典,总能源源不断地创造生产力,总能使你的生命得以丰富,得以传承。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蓝青小学研究院院长)

名师在读

希腊医师带来的教育启示

严中慧

《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下卷开篇,维尔纳·耶格尔谈《作为教化的希腊医学》,用了中文版式的50页之多,可见这是很有分量的内容。希腊人对健康的重视,希腊医师们承担着的对人们健康教化的职分,都有深刻的教育启示。

健康,医生认为这是人的物理存在的正常状态。健康,在柏拉图的道德政治学说里,是灵魂的正常状态。

灵魂的正常状态,是抽象地被理解的范畴,需要有哲学素养的人才能试图去清晰地理解。跟哲学不同,医学清晰地、令人印象深刻地在最容易直接被体验到的领域,即便一个没有哲学素养的人也能感受得到。如果均衡与和谐是完美的本质,健康则意味着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均衡与和谐常常流于理念的层面,然而健康在实践中是具体化的,有可感的实绩。

健康,作为希腊的理想,其不可剥夺的意义在每个人的信念里通过医学被揭示。

柏拉图将医学看作职业规范的典型和化身,医学不只是一门单纯的手艺,而且是极高的智识水准,是对目的和方法的清晰理解,是一种灵魂的文化,而且是希腊人生活的主导性的文化力量。现在的医学,似乎高度发展,非常专业,但是再也未获得过柏拉图时期的声望和地位。

但在古希腊时期,医生的责任是:在病人身体正常秩序被打乱时,恢复健康时自然的恰当比例。这种外行人不得而知的隐秘比例。医生找到自己介入的点,促进机体自然的自愈力,然后身体就神奇地自愈起来。

这种认知,基于当时医生们都相信:人本来是自然而健康的,人有自我愈合的能力。

《食物论》的作者说:万物自然皆无教师。(希波克拉底文集)的利特雷版本说:自然没有受过教育,她什么也没有学到,但仍能做正确的事。自然本身拥有自我教育的天赋,直接在其关心的事物上发展出高超的天赋。自然的无意识的理解力应该被人类似所效法。最好的健康就是自然的健康,最好的医生就是不用医。

可是在医学领域,笼统地谈论“人的自然”是愚蠢的,每个个体的自然都不一样。这本身并不容易,道法自然很难。亚里士多德说,道德行为的标准就是中道,但是两个极端之间严格固定的数学中点,也不是程度和等级的绝对中点,而是关于个体的适当的中庸之道。

一个人是否健康,取决于文化水准、实践经验、他的需求和他的财富。他越是能够以较高的文化水准理解健康的意义,越是在实践中使自己保持自然健康的状态,越是具备维持健康所需的物质生活,就越可能健康,越可能成为城邦需要的人。

一个医生必须从人们实际遭受的疾病开始,而那些不懂得自己遭受的疾病。医生需要跟生病的人沟通,以便于了解病情,同时也要教化病人一些保持健康所需要的知识。

《古代医学论》说:让以行能理解的语言谈论医学这门技艺尤其必要。医生想要帮助人们保持健康,非常艰难,像是在教外行人一种业内人士才能真正理解的自然的奥秘。耶格尔在书中说,一个真正的医生,大概是这样:你好这个傻瓜,你不是在医治病人,你这是在教育他。好像你不是在给他治病,而是想让他成为医生。

在此意义上,医生担负着开蒙去蔽的职责,以自己在医学方面的有如来度化人们的无知,让人们理解生活健康的结构与节奏,如何休息、如何饮食、如何调整情绪。

医学事业本身有一种高贵品格和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医学箴言录》开篇名句说: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会稍纵即逝,试验生死攸关,而临床诊断之又难。

真正的医生,他们卓越的智力不仅唤醒公众对医学的兴趣,还造就了志趣相投的医学群体,他们有医学修养,有足够的力量作出判断。

如果不是最早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对全部事情追求一种“自然”的理解,如果不是他们在医学上对一切事物追根溯源,如果不是他们在全部因果链条里追寻必然的宇宙秩序,如果不是他们不抱成见地观察和理性洞察世界奥秘的坚定信念,医学就不会是医学,医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学问。

近年来有一个现象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那就是“空心病”的现象,有些青年明明成绩优秀、综合素质很高、人际和谐,看上去就是人生赢家,却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人们开始反思优秀是否真的比健康更重要,开始越发关注灵魂的需要。让机体处于自然的状态之中,焕发生命本然的活潑的神采,可能更胜于儿童或少年新学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胜于在考试中取得了进步的成绩和排名。

教师是教化最主体的力量,教育是最应该师法自然的领域。其实我们都明白,学生的自我教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教育。然而在学校教育中,师生往往都“爬”在被划小格子的时光影里,学生很难按照生命的自然来安排自己的学习,甚至在成为成人之后,客观条件允许自己有闲暇,却缺乏能够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教师更多时候要委屈自己美好的教育理念,以非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课程形式来实施自己的教育。

教育是难的,所以对教育的执着的探寻会使教育成为迷人的学问,总是去追问:我们怎么可以做得更好?正如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所说:克服种种困难,特别是初等教育中的困难,是值得最杰出的天才去为之努力的(任务)。这是培养人的灵魂的工作。(作者系厦门市新教育学校教师)

“推动青少年读书”系列

牧区孩子爱读书

王延军

近十年来,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各中小学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微妙却赏心悦目的变化。

有时间读书了。班级读书会上,优秀童书在孩子们心中激起层层波澜;宿舍楼上,微笑图书室里,孩子们或坐或爬,自由舒展身心;每天20分钟的家庭阅读已成为习惯。

有书可读了。楼道内一排排开放式书架,班级图书角不知不觉出现在视野,孩子们阅读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而舒畅。时不时碰到“今天你读书了吗?”的温馨提示,读书小天地里缀满各色好书推荐和读后感卡片,阅读评比栏里往上蹿的火箭头让孩子们喜不自禁。

读书的形式丰富了。牧童之家、爱心书包、漂流、阅读打卡、经典吟诵、绘本表演、多样化的读书活动让书香飘满牧区。

说到牧区学校的儿童阅读推广工作,爱读书、爱思考的安维武局长说:今天,儿童阅读是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一项

基础工程,是“钥匙”工程。阅读需要从小培养,推广儿童阅读是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实施素质教育最好的抓手之一。

从前牧民家庭阅读很单薄。学校藏书量少而陈旧,提不起学生的兴趣。政府、学校、教师把阅读作为最大的德政,倾心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教师是孩子们读书的引路人。肃南二中的魏老师成了“拾荒人”,捡拾废旧饮料瓶,学生如影随形,悄然而动。变废为宝,收入1000多元,买了100多本书,建起了班级图书角。肃南一中酷爱读书的李琳老师,看着贪玩的学生心急如焚,无意的网络浏览竟与公益机构“微笑图书室”架起爱心之桥,在校内建立了“微笑图书室”,师生纷至沓来。

一朵独放不是春。教体局借力整体助推阅读,全县13所学校主动申请“微笑图书室”项目。2013年4月,微笑图书室负责人徐峰老师来到肃南实地考察,决定把“微笑图书室”项目,在9月,13所学校都建起了“微笑图书室”,

微笑如同盛开的格桑花扎根牧区。

教体局实施学校图书装备工程,把书香校园建设纳入目标责任考核,明确要求学校公用经费5%要用于图书购置。有步骤地从营造书香校园向书香社会推进。年末,致力于儿童阅读的肃南裕固爱心助学协会公益机构成立,形成了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公益机构指导、社区参与的“区域儿童阅读推广”新格局。2014年,教体局启动“无门图书馆”建设工程,实施图书进教室、进办公室、进楼道、进宿舍“四进”模式。如今,楼道内色彩斑斓的“阅读树”,如知识酿造的琼浆,滋润孩子的心田;教室的“书香园”展示台贴满了手抄报、好书推荐卡等。管理的理念变了,不怕苦,放着不如烂,成为共识,图书从“深宅”走向前台,配餐变成自助餐,个性化阅读得以张扬,书香芬芳飘逸,阅读的力量日渐显现。

裕固爱心助学协会又把关注点转向校外留守儿童。2014年11月协会有与广东省春桃基金会合作,在大河乡牧民安居点建设“牧童

之家,每到周六,老阿娃(爷爷)、昂格(奶奶)领着孙子孙女喜滋滋地来到社区“牧童之家”,家长、义工和志愿者们牺牲休息时间指导孩子们阅读,也做整理图书室的工作。

家庭是阅读的起点。祁丰学校张晓琴老师谈到学生阅读时说:我所带的班级二年级,每月一次的家长会,都要进行亲子阅读培训,为家长推荐了《如何让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等书。坚持晨读时间诵《日有所诵》,晚上读《我的母语课》。开展整本书教学,家长和孩子每月同读一本书,在读书交流时,请家长谈感受。

2016年夏,儿童作家殷健灵来到肃南,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与孩子们分享阅读写作的快乐。2017年,教育局把“互加计划”公益课程彩虹花晨读引入早读,让网络与纸质阅读相得益彰。大泉沟小学诗画结合、网络直播展示、阅读打卡,让学校和教师成了“网红”。尚晓军老师成长为公益讲师。2019年,肃南二中把寒假阅读与传统节日春节相结合,分年级提出要求,九宫格图让低年级孩子兴趣盎然。

如今,晨读、午诵、暮吟已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节日经典诵读、世界读书日宣传、寒暑假阅读成果展、评选读书小达人已成为各校的常态。阅读成效日益显现。2018年,牧童之家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入选中宣部典型案例,已成了肃南社区工作的一大特色亮点。(作者单位系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